

《荒山泪》

主要角色

张慧珠：旦
 鲍世德：老生
 王四香：丑
 崔德富：丑
 胡泰来：丑
 高良敏：老生
 陈氏：老旦
 杨得胜：净

情节

明末河南济源县一个名叫高良敏的农民，由于饷税不断增加，无法应付，只得带着他的儿子入山采药，寻些额外收入来补助，不幸都被猛虎吞吃了。其妻惊痛，也吐血而亡；幼年的孙儿，又被拉去充当夫役；一家五口，只剩下儿媳张慧珠一人。但征税的差役，并不放松一步，直逼得她疯狂地跑进深山里去躲避，稍一停留，差役们又跟踪而至。她悲愤不胜，竟自刎而死。

注释

这个剧本在一九二九年编写，程砚秋先生在一九三零年开始上演。整理本由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杜颖陶、陶君起共同进行，并经程砚秋先生亲自订正。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一集整理

【第一场】

（虎形上，二樵夫同上，见虎形同逃下，虎形追下。）

【第二场】

| | | |
|--------------|------|--|
| 王四香 | （内白） | 啊哈！ |
|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 | |
| 王四香 | （念） | 吓唬乡民是好手， |
| 崔德富 | （念） | 见了老爷变作狗。 |
| 王四香 | （白） | 在下王四香。 |
| 崔德富 | （白） | 在下崔德富。 |
| 王四香 | （白） | 请了。 |
| 崔德富 | （白） | 请了。 |
| 王四香 | （白） | 老爷升堂，小心伺候。 |
| 崔德富 | （白） | 小心伺候。 |
| （四衙役、胡泰来同上。） | | |
| 胡泰来 | （念） | 好官还要人做，发财不怕太多。难得清官像我，你们看我如何？ |
| （胡泰来入座。） | | |
| 胡泰来 | （念） | 管的是钱粮仓库，喜的是加捐增赋。老爷浑水好摸鱼，百姓见官如怕虎。 |
| | （白） | 下官胡泰来。蒙圣恩放我济源县的正堂。到任以来，家家关门，处处闭户，我也莫名其妙。这且不言。只因李自成带领百姓起兵要推倒皇上，那还了得！杨嗣昌杨大人，又有军令到来，言说征取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人等。唉！军情紧急，谁能往四乡，谁能催得赋？ |
| 王四香 | （白） | 小人王四香。 |
| 崔德富 | （白） | 小人崔德富。 |
| 王四香、 | | |

崔德富 (同白) 参见老爷。

胡泰来 (白) 哎呀！老爷正为这件事情为难哪！听我告诉你们说。

王四香 (白) 是。

胡泰来 (白) 杨大人有军令到来，言说征取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人等；你们既能往四乡，催得赋，你们两个人办一办好啦！啊？

王四香 (白) 回老爷的话，小人名字叫王四香。

崔德富 (白) 小人名字叫崔德富。

王四香 (白) 我不能“往四乡”。

崔德富 (白) 我也不能“催得赋”。

王四香 (白) 老爷改差罢。

崔德富 (白) 老爷改差罢。

胡泰来 (白) 哦！说了半天你的名字呢，叫王四香；你的名字呢，叫崔德富；你也不能往四乡，你也不能催得赋，是不是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对。

胡泰来 (白) 反了！老爷为这件事情把汗都急出来了，还跟着起哄是怎么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小人不敬。

胡泰来 (白) 哼！少在我这儿装佯；我已派人去请钱、李二位绅士，等他们到来一定有个办法，知道了吗？

(胡泰来拍案。)

胡泰来 (白) 走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瞧！

(衙役上。)

衙役 (白) 启禀大人：钱、李二位绅士请到。

胡泰来 (白) 怎么着，钱、李二位绅士都来了？

衙役 (白) 来了。

胡泰来 (白) 快点有请。

衙役 (白) 有请。

(衙役下。钱绅士、李绅士同上。)

钱绅士、
李绅士 (同念) 忽听太爷唤，忙步到堂前。

(同白) 啊太爷！

胡泰来 (白) 哎呀！原来是钱、李二位绅士来了。只因杨大人有军令到来，要人丁赋税，每人出钱一贯，不分男女老幼贫富人等。事在紧急，把二位绅士请来了，必须帮助我想个办法。

李绅士 (白) 回禀太爷：我们这里连年荒旱，寸草不生，黎民百姓度日艰难，只恐是办不到的罢！

胡泰来 (白) 哦，你说这套话呀，我打昨儿就知道了；我没主意才把二位绅士请来了，你要这么一说，那不是废话了吗！

李绅士 (白) 实在是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别价，别价，不必推辞，办办好了。

李绅士 (白) 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衙役的！

衙役 (白) 有。

胡泰来 (白) 老爷下位。

(胡泰来下位。)

胡泰来 (白) 李绅士办办好了。

李绅士 (白) 这实在的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这、这、这……

李绅士 (白) 实在是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今个是我求着你啦；往后呢，你还有求着我的时候哪！一定尽力办办好了。

李绅士 (白) 办不到的呀!

胡泰来 (白) 得, 办办好了。

李绅士 (白) 实在是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我说你是怎么着?

李绅士 (白) 办不到哇!

胡泰来 (白) 你说办不到就办不到吗?

李绅士 (白) 实在是办不到的呀!

胡泰来 (白) 可恶! 可恶之极矣!
钱先生。

钱绅士 (白) 老爷。

胡泰来 (白) 哎呀, 这件事情, 钱先生能给办一办吗?

钱绅士 (白) 暖, 老父台, 不要紧的; 他不能办呀, 我有办法。

胡泰来 (白) 暖, 这件事情你能办?

钱绅士 (白) 我能办。东西南北四乡的情形, 晚生是再熟练不过的; 再说事关老父台的考成, 晚生哪有不帮忙的道理!

胡泰来 (白) 如此说来就对了!

(胡泰来向李绅士。)

胡泰来 (白) 他能办, 你怎么就不能办呢?

李绅士 (白) 办不到的呀!

胡泰来 (白) 出去!

李绅士 (白) 我看你是怎生得了哇!

(李绅士下。)

胡泰来 (白) 不堪, 不堪造就!

钱绅士 (白) 老爷。

胡泰来 (白) 这件事情多帮忙了; 日后有什么事情, 只管言语, 我替你办。

钱绅士 (白) 谢老爷。

胡泰来 (白) 王四香。

王四香 (白) 喳。

胡泰来 (白) 崔德富。

崔德富 (白) 暖。

胡泰来 (白) 你们向钱先生多多请教。

(胡泰来向钱绅士。)

胡泰来 (白) 吃了饭了吗?

钱绅士 (白) 偏过了。

胡泰来 (白) 好, 失陪失陪!

(四衙役、胡泰来同下。)

钱绅士 (白) 二位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钱先生您有什么主意吗?

钱绅士 (白) 这事不难——这地方哪家有钱, 哪家没钱, 谁是刁顽的, 谁是软弱的, 我都知道; 我回头开一个名单给你们, 照我这名单一办就行啦!

王四香 (白) 谢谢你老先生。

钱绅士 (白) 可是这么着呀, 你们可别忘了我这个。

(钱绅士打手势作钱状。)

王四香 (白) 没错, 三一三十一。

钱绅士 (白) 三一三十一, 就这么着; 我回家开名单去。

(钱绅士下。)

王四香 (白) 伙计, 他这主意不坏; 可是咱们要的时候, 还得用点法子。

崔德富 (白) 你说什么法子?

王四香 (白) 我没主意。

崔德富 (白) 你没主意?

王四香 (白) 暖, 我没主意。

崔德富 (白) 我倒有个主意。

王四香 (白) 你说说我听听。
 崔德富 (白) 咱们俩人哪，一个作好人，一个作坏人；作好人话头要来得松，作坏人脸要绷得凶；这一凶一松，管保马到成功。
 王四香 (白) 这个主意不错。
 崔德富 (白) 不错，咱们去吗？
 王四香 (白) 官事，这就得走。
 崔德富 (白) 这就得走。
 王四香 (白) 走着！
 崔德富 (白) 走着！
 王四香 (白) 正是：
 (念) 手拿钱袋各家凑，
 崔德富 (念) 绅士还要捞回扣。
 王四香 (白) 走着，走着。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第三场】

(高良敏、陈氏同上。)
 高良敏 (西皮摇板) 田园数亩聊安命，
 陈氏 (西皮摇板) 一家五口度光阴。
 (高忠、张慧珠、宝琏同上。)
 高忠 (西皮摇板) 爹爹寿日当恭敬，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佐夫杯酒奉双亲。
 高忠、
 张慧珠 (同白) 爹爹请上，待儿等拜寿。
 高良敏、
 陈氏 (同白) 不必拜了。
 (高良敏、陈氏同笑。)
 高忠 (西皮摇板) 爹爹请上儿拜定，
 张慧珠 (西皮摇板) 但愿连年祝好春。
 宝琏 (白) 爷爷、奶奶在上，我给您拜寿。
 高良敏、
 陈氏 (同白) 你也不用拜了。
 (高良敏、陈氏同笑。)
 宝琏 (白) 妈，我在哪儿吃呀？
 高良敏 (白) 过来，过来，在爷爷这里吃，过来，过来。
 (高良敏笑。)
 陈氏 (白) 老老请！
 高良敏 (西皮摇板) 一家人坐草堂同欢同庆，
 陈氏 (西皮摇板) 有佳儿与佳妇喜溢门庭。
 高忠 (西皮摇板) 凭耕耘供菽水聊娱晚景，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勤织纺助儿夫奉养双亲。
 (鲍世德上。)
 鲍世德 (西皮摇板) 适才问邻居们对我言论，
 又设下新名目要税人丁。
 我到那高兄家去送一信，
 最好是请父老同上公呈。
 (鲍世德入门。)
 高良敏 (白) 前来用饭哪。
 鲍世德 (白) 我用过了哇。唉！
 高良敏 (白) 贤弟，慌慌张张，为了何事呀？
 鲍世德 (白) 啊仁兄，这件事情，你还不知么？
 高良敏 (白) 愚兄不知呀！

鲍世德 (白) 今有兵部杨大人，又设下新名目，要抽人丁赋税；小弟特来与仁兄商议，怎样免去这人丁恶税才好！

高良敏 (白) 啊，贤弟，想这完粮纳税之事，岂是违抗得的呀！

鲍世德 (白) 仁兄此言差矣！

高良敏 (白) 何差呢？

鲍世德 (白) 想朝廷的赋税，我们早已缴齐了；似这等新立名目，苦害黎民，我们自然是不服的呀！

高良敏 (白) 依贤弟之见？

鲍世德 (白) 小弟有意与仁兄相约父老，同上公呈，请县太爷免去这人丁恶税呀！

高良敏 (白) 这个……倒也使得。

高忠 (白) 且慢！是我方才闻听东村已然聚合多人，齐上公呈，县太爷非但不准，反将为首之人，责打二十大板，赶下堂来；依我看来，爹爹与叔父前去，也是枉然！

高良敏 (白) 如此说来，这恶税是免不得了！

高忠 (白) 免不得了！

陈氏 (白) 唉！我家只有这数亩薄田，哪有银钱纳这样恶税呀？

张慧珠 (白) 婆婆但放宽心，待媳妇连夜纺织，也可以帮助爹爹完纳课税。

高忠 (白) 母亲不必焦虑，待孩儿连夜上山采药，变卖些银钱交纳便了。

高良敏 (白) 是呀，采药么，为父也可以上山走走哇！

鲍世德 (白) 且慢，近日深山之中，惯出猛虎伤人，不可冒险前去。

高良敏 (白) 事到如今，也说不得了！我想猛虎出山，尚有定时，小心一二，料然无事；只是上山采药，一时焉能变钱，倘若……

张慧珠 (白) 这倒无妨，媳妇这几月中间，也纺织完成绢帛五匹，可命琏儿拿到市上售卖；倘若县官催逼前来，只好先将它完纳丁税，也就是了。

陈氏 (白) 唉，你将这绢帛之钱用去，我们阖家拿什么度日啊？

高忠 (白) 啊，母亲，待等孩儿采药回来，变卖银钱，再补作家中日用，也是一样啊！

鲍世德 (白) 哎呀！看他一家，为了缴纳这人丁恶税，不顾生死，入山采药，令人心酸；我也只好打消前议，随他们前往。

高良敏 (白) 贤弟！

鲍世德 (白) 既然如此，待弟回家收拾收拾，一同前往。弟告辞了。

(西皮摇板)

为纳税他父子不顾性命，
这官府比猛虎凶恶十分！

(鲍世德下。)

高良敏 (白) 不远送了。

(张慧珠向宝琏。)

张慧珠 (白) 将此绢拿到市上，售钱十贯，快快回来。

宝琏 (白) 知道了。卖绢去啦。

(宝琏下。高良敏向高忠。)

高良敏 (白) 到后面收拾收拾。

高忠 (白) 遵命。

(高忠下。)

陈氏 (白) 啊老老，你父子此番前去，一路之上是要谨慎的才好。

高良敏 (白) 妈妈只管放心，有忠儿跟随，料然无事啊。

陈氏 (白) 话虽如此，还要多加谨慎的才好。

(高忠上。)

高忠 (白) 收拾好了。

高良敏 (白) 你我父子山中走走。

高忠 (白) 遵命。

高良敏 (西皮散板) 为采药哪顾得年老涉险！

陈氏 (白) 早去早回。

高良敏 (白) 妈妈保重了。

高忠 (西皮散板) 陪老父去到那王屋山巅。

(高良敏、高忠同下。)

陈氏 (白) 须要小心。唉！
(西皮散板) 但愿得他父子早早回转，

张慧珠 (西皮散板) 待我来勤夜课佐纳丁钱。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 (西皮摇板) 到乡间催丁税人人埋怨，
崔德富 (西皮摇板) 为交差一心想索要银钱。
王四香 (西皮摇板) 来至在高姓家好言相劝——
(白) 开门来！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忽听得闹喧声来到门前。
(王四香叩打门环。)

张慧珠 (白) 做什么的？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催粮的。
(王四香、崔德富同进门。)

陈氏 (白) 媳妇，他们是做什么的呀？
张慧珠 (白) 这二位，是到此催粮的。
陈氏 (白) 啊？两年的钱粮，俱已交纳完了，怎么又来征粮，是什么道理呢？
王四香 (白) 老太太，我们这回收的不是钱粮。只因征讨李自成，军饷不足，要抽人丁赋税；
不论男妇老幼，出钱一贯，今天收到您这儿啦！

陈氏 (白) 啊！想这样的恶税，实在尅苦百姓，怎么又征人丁税，这是什么道理呢？
崔德富 (白) 你得了！什么叫好税，什么叫恶税？我们是全不管，要讲理，上太爷堂上去。
我们来了，俩字——哈哈！“要钱”！

陈氏 (白) 这人丁税要缴纳几次呢？
王四香 (白) 就这一次。
陈氏 (白) 我们无有。
王四香 (白) 您这儿有亲丁几口呀？
张慧珠 (白) 我们这里共有亲丁五口。
王四香 (白) 好，您交五贯钱就行啦！给您上上姓氏簿，我们拿钱就走，不来二趟。
张慧珠 (白) 慢来，慢来！适才命小儿去到市上售卖绢帛去了，等他回来，方能奉上。
崔德富 (白) 我们还得等着吗？
王四香 (白) 暖，伙计，等会没关系。
崔德富 (白) 这多麻烦呀！
王四香 (白) 有钱不就得了吗？
(宝琏上。)

宝琏 (白) 妈，这绢卖了十贯钱，您把它收起来得啦。
(宝琏看王四香、崔德富。)

宝琏 (白) 妈，这两个人，头顶着鸡毛，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啦？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这孩子说话真讨厌！
张慧珠 (白) 二位上差，我家卖绢的钱十贯，今交二位五贯，请将名姓写在簿上。
王四香 (白) 收钱。
崔德富 (白) 是。
宝琏 (白) 给你这钱，我说你们写。
王四香 (白) 对，你说我写。你们家里头，都有谁呀？
宝琏 (白) 我们家里头呀！有爷爷。
王四香 (白) 暖！你爷爷。
宝琏 (白) 哦！我爷爷。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叫高良敏。
王四香 (白) 哦，高良敏。还有谁呀？
宝琏 (白) 祖母陈氏。
王四香 (白) 哦，陈氏。还有谁呀？
宝琏 (白) 还有我爸爸。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叫高忠。
 王四香 (白) 哦, 高忠。还有谁呀?
 宝琏 (白) 还有妈。
 王四香 (白) 叫什么?
 宝琏 (白) 我妈, 张氏。
 王四香 (白) 哦, 张氏。小孩你叫什么呀?
 宝琏 (白) 别忙! 我瞧瞧, 还有谁?
 (宝琏看簿。)
 宝琏 (白) 喝! 这么些人哪! 你们都是挨家这么写吗?
 王四香 (白) 不挨家怎么着?
 宝琏 (白) 喝, 你们要这么多钱, 够吃顿好吃的啦罢?
 王四香 (白) 你别胡说啦!
 崔德富 (白) 这孩子也懂这个呀?
 王四香 (白) 得了罢, 你懂得什么! 真个的! 你倒是叫什么名字? 我好给你写上啊!
 宝琏 (白) 我是孙子辈, 叫宝琏, 劳驾大哥, 给我写上罢。
 (崔德富出门, 向王四香。)
 崔德富 (白) 闹啦半天你们是哥俩呀!
 王四香 (白) 别胡说八道啦。
 (崔德富、王四香同下。)
 陈氏 (白) 媳妇, 钱让他们拿去, 我们拿什么度日呀?
 张慧珠 (白) 还有五贯, 尚可支持几日。
 陈氏 (白) 真真的倒运。正是:
 (念) 可恨此身逢战乱,
 张慧珠 (念) 不知何计度流年。
 陈氏 (白) 将门关好。
 (陈氏、张慧珠同下。)

【第四场】

(四军士、李有标同上。)
 李有标 (白) 某, 李有标。今因大营之中, 缺少军资费用, 俺奉兵部杨大人之命, 前去催纳。军士们。
 四军士 (同白) 啊。
 李有标 (白) 趲行者。
 (李有标、四军士同下。)

【第五场】

(四校尉、四军士、杨得胜同上。)
 杨得胜 (白) 军士们, 趲行者。
 某, 杨得胜。奉了兵部杨大人之命, 下乡征取民夫。
 军士们, 趲行者!
 (四校尉、四军士、杨得胜同下。)

【第六场】

(宝琏上。)
 宝琏 (西皮摇板) 迈步且把书房进,
 坐在床前读书文。
 (白) 天到这时候啦, 我爷爷和我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西皮摇板) 读书读得心烦闷,
 伏在桌上睡沉沉。

(张慧珠上。)

张慧珠 (西皮慢板) 听谯楼二更鼓声声送听，
父子们去采药未见回程。
对孤灯思远道心神不宁，
不知他在荒山何处存身？

(白) 想我自到他家以来，从不见他父子在外住宿；怎么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呀？

(西皮慢板) 听三更真个到月明人静，
猛听得窗儿外似有人行。

(白) 外面轻敲，莫非是他父子回来了？

(西皮慢板) 忙移步隔花阴留神观定，
原来是秋风起扫叶之声。
听书鼓报四更愈添凄冷，
看娇儿正酣睡恐被风侵。

(白) 看他扶几而睡，他也是想念他爹爹呀。想这长夜漫漫，教我如何等待呀！

(西皮慢板) 我不免引寒机——

(西皮二六板) 伴依坐等，
又思来又想去越不安宁。
数更筹交五更空房愈冷，
果然是晓鸡唱天已黎明。
我不免唤娇儿街前探问，

(白) 宝琏，宝琏！快快醒来。

(西皮摇板) 你爹爹到如今未转家门。

(白) 儿呀，你爹爹同你祖父一夜未归，快快到鲍祖父家中问来。

宝琏 (白) 知道，我去看看去。

(宝琏下。)

张慧珠 (西皮摇板) 莫不是半途中偶然得病？
莫不是遇猛虎不幸伤身？

(陈氏上。)

陈氏 (白) 媳妇，他父子怎么一夜未曾回来呀？

张慧珠 (白) 是呀，这倒奇了！

(鲍世德、宝琏同上。)

鲍世德 (白) 走哇。
嫂嫂，大事不好了！

宝琏 (白) 妈妈，大事不好了！

张慧珠、
陈氏 (同白) 何事惊慌？

鲍世德 (白) 他父子被猛虎吞吃了。

宝琏 (白)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让老虎吃了！

陈氏 (白) 哎呀！

张慧珠 (西皮导板) 闻凶信他父子山前丧命，
(西皮散板) 看老亲和幼子痛断我心。

陈氏 (西皮散板) 他父子被虎伤双双丧命，
(三叫头) 儿夫，我儿，儿啊！
(西皮散板) 听此言好一似乱箭穿心。
一霎时心血涌站立不稳，

(陈氏吐血。张慧珠搀陈氏同下，宝琏下。)

鲍世德 (白) 他一家连遭不幸，这……这便怎么处！唉，我不免去请医生便了。

(鲍世德下。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 (念) 再催人丁税，

崔德富 (念) 真叫活受罪。

王四香 (白) 伙计，老爷又吩咐下来了：征收明年的丁税，跟上次一样，每人出钱一贯。真个的，咱们上哪儿去呀？

崔德富 (白) 上哪儿去呀!

王四香 (白) 啊。

崔德富 (白) 我倒有个主意。

王四香 (白) 有什么主意呀?

崔德富 (白) 咱们是信马由缰, 走到哪一家, 咱们就先跟哪一家要。

王四香 (白) 这主意不错。蹓蹓蹓蹓, 走到哪儿算哪儿。

崔德富 (白) 嘿嘿, 咱们碰着瞧。

王四香 (白) 走着。

崔德富 (白) 走着。

(王四香、崔德富同行。)

王四香 (白) 嘿嘿, 到了高家门了。叫门。

崔德富 (白) 叫门。

王四香 (白) 开门来!

(宝琏哭上。)

宝琏 (白) 爷爷, 爸爸!

王四香 (白) 开门!

宝琏 (白) 谁呀?

王四香 (白) 开门罢!

宝琏 (白) 你等着!

王四香 (白) 快着点!

宝琏 (白) 你等着。

(宝琏开门。)

王四香 (白) 快着点!

宝琏 (白) 又是你们俩呀!

王四香 (白) 你嫌烦啦!

崔德富 (白) 他讨厌了!

王四香 (白) 你们家有大人没有?

宝琏 (白)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教老虎给吃了。

王四香 (白) 早就该死。

宝琏 (白) 还有谁呀?

王四香 (白) 还有我妈。

宝琏 (白) 叫你妈去。

王四香 (白) 你在这儿等着。

宝琏 (白) 快着点。

王四香 (白) 你在这儿等着罢。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快着点!

宝琏 (白) 你等着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你不去, 我揍你。

宝琏 (白) 妈, 那俩公差又来了, 你倒是出来瞧一瞧呀! 妈, 你出来看一看呀!

王四香 (白) 太讨厌了, 使劲叫!

宝琏 (白) 妈, 那俩公差又来了。

王四香 (白) 叫, 叫!

宝琏 (白) 妈!

王四香 (白) 叫!

宝琏 (白) 是不愿意呀, 是怎么着!

(张慧珠上。)

张慧珠 (白) 二位上差, 还念我家因为无钱纳税, 我翁公我丈夫去往山中采药, 不幸都已丧在虎口; 我婆母闻此信, 口吐鲜血, 性命可也不保呀!

王四香 (白) 大娘子你别哭了。你那儿一哭, 连我都难受; 不但难受, 我还是真伤心。这是天灾人祸, 谁也没有法子! 你呀, 就往开里想得啦。

张慧珠 (白) 多谢两位上差。

王四香 (白) 不用谢了，你想着预备钱得啦。

张慧珠 (白) 请问二位上差，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

王四香 (白) 我们奉了太爷之命，征收明年的丁税；跟上次一样，每人出钱一贯。如今您交三贯就行了，您可省着两贯哪！

张慧珠 (白) 二位上差，想我家前日卖绢，得钱十贯，当日被二位上差拿去了五贯，家中用去了两贯，至今只剩三贯了。

王四香 (白) 暖，正合适。

张慧珠 (白) 若被二位上差拿去，我婆婆用何将养病症？二位上差多多宽待些罢！

崔德富 (白) 嘿嘿，说得好风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奉了朝廷的命令，来到这儿；没有别的，就是要钱。

王四香 (白) 大娘子，如今你交三贯钱就行了。你不还省着两贯哪吗！

张慧珠 (白) 可怜我家不幸，还望二位上差多多宽待罢。

崔德富 (白) 没那么些说的，快点拿钱去！说你哪，磨蹭什么？拿钱去，快着点！

王四香 (白) 快着点，别麻烦！不是你一家。快点，别慢腾腾的！

崔德富 (白) 快点，快点！

宝琏 (白) 妈，这钱别给他们，咱们还留着吃饭哪！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少废话！

张慧珠 (白) 多多宽待……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没那么些说的，拿来，拿来。

王四香 (白) 舍不得也不行啊！

伙计，收钱。走着，走着。

四校尉 (内同白) 哦！

崔德富 (白) 什么事？

王四香 (白) 少管闲事。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四校尉押四壮丁同上，杨得胜上。)

杨得胜 (白) 这一小孩子，你家可有大人？

宝琏 (白)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教老虎给吃啦！

杨得胜 (白) 既无大人，我就拉——

宝琏 (白) 妈！

张慧珠 (白) 你们是做什么的？

杨得胜 (白) 奉了兵部杨大人之命，下乡征取民夫。你家既无大人，我就拉他前往。

张慧珠 (白) 军官哪！可怜我公公、丈夫俱已丧身虎口，如今只有这个孤门独子接续香烟，望求上官，不要将他带去；若是将他带去，就把我高氏门中香火断绝了！军官哪！

杨得胜 (白) 哼，军情紧急，哪里顾得许多！

来呀，将他拉走！

宝琏 (白) 妈！

四校尉 (同白) 走，走！

(四校尉拉宝琏同走圆场，张慧珠追，被踢倒，四校尉、宝琏、四壮丁、杨得胜同下。)

宝琏 (内白) 妈！

(张慧珠急起，欲追。)

陈氏 (内白) 媳妇快来呀！为婆腹内疼痛，你快些来呀！

(张慧珠踌躇。)

陈氏 (内白) 媳妇，你快些来呀！

(宝琏哭声渐远，张慧珠左右彷徨，惨然退入。)

【第七场】

(四军士、李有标同上，胡泰来迎上。)

李有标 (白) 贵县请了！

胡泰来 (白) 请了。

李有标 (白) 大营之中缺少军资费用两万贯，杨大人命你速速缴纳，不得有误。请！
(四军士、李有标同下。)

胡泰来 (白) 哎呀，这叫活糟，活糟。这位杨大人跟我干上了是怎么着！哎呀，今儿也要钱，明儿也要钱，看起来我这小官不能干了！干脆，告职还乡！
(胡泰来摘纱帽。)

胡泰来 (白) 哎呀，慢着！我不要钱，后任还是要钱哪！老百姓也一样得往外拿，我倒白丢了一个官！你想，好容易巴结到一个官，就这样扔了！难道跟银子有仇吗？不成，不上算；还是干两天再说罢！
(胡泰来戴纱帽。)

胡泰来 (白) 不对，不对！百姓穷的精光，再干下去，也没多大意思；这个小小前程；终归不能保。算了，算了罢！还是拿定主意，告职还乡。
(胡泰来摘纱帽。)

胡泰来 (白) 哎呀，不行，不行！还有……这么些事，我怎么交代呢？
(胡泰来想。)

胡泰来 (白) 干脆，马马虎虎，再干他一年，挤点是点；就是这个主意。
来，吩咐升堂。
(四衙役、院子同上。胡泰来入座。)

胡泰来 (白) 来呀！传王四香，崔德富即刻上堂！
四衙役 (同白) 王四香、崔德富上堂啊！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
崔德富 (同念) 忽听太爷传，急忙到堂前。
(同白) 参见老爷。

胡泰来 (白) 王四香，崔德富，上次你们办的差事很好，老爷还要赏赏你们哪。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喝，好，您净说赏，到今一个一个大也没有赏。
胡泰来 (白) 别忙啊，老爷的赏没下来哪！老爷的赏下来，不就有你们的啦！我吃肉，你们喝汤。
王四香 (白) 也就喝汤罢。
胡泰来 (白) 我告诉你们罢，这杨大人哪，又有军令到来啦；这军费不足，要两万贯。没什么说的，你们二人再给办一办好啦。
王四香 (白) 老爷，小人办不了啦，您改差得啦！
崔德富 (白) 您改差罢！
胡泰来 (白) 你办的了，再给办一办好啦。
王四香 (白) 实在办不了啦。
胡泰来 (白) 办的了，办办好啦。
王四香 (白) 老爷，您改差罢，您哪！
胡泰来 (白) 我给你说句“转文”的话，这叫做“以资熟手”。
王四香 (白) 暖暖，什么生手、熟手，小人听着发抖；百姓穷的精光，只是无法下手。
胡泰来 (白) 仁义道德出在你口，奇哉怪哉实在少有；不打板子你们是不走。
来呀！
四衙役 (同白) 有。
胡泰来 (白) 每人重责二十。
(四衙役同打。)

王四香 (白) 哎呀！
胡泰来 (白) 我说怎么啦？
王四香 (白) 疼啊。
胡泰来 (白) 哪儿疼啊？
王四香 (白) 屁股疼。
胡泰来 (白) 屁股疼，怎么不去呀？
王四香 (白) 去。
胡泰来 (白) 再说不去，不打屁股，打鼻子！即刻下堂。
王四香 (白) 是。

胡泰来 (白) 怎么着, 晚了, 再来个“二来来”。

崔德富 (白) 别价, 别价!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堂。)

崔德富 (白) 伙计, 这叫什么手啊?

王四香 (白) 这个——这还叫“以资熟手”!

崔德富 (白) 好说, 废话。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胡泰来 (白) 哎呀, “买贵的非打不可!” 哎呀, 我想他二人哪, 此去是一定成功, 不必在此站着。没事, 退堂。

(胡泰来下, 四衙役、院子同下。)

【第八场】

(王四香上。)

王四香 (数板) 想起来, 好悲伤, 身在公门苦奔忙。只因连年打李闯, 老爷抽饷坐大堂。从前催过剿饷和练饷, 如今又要催兵粮。一抽两抽不算账, 害得我们一天到晚跑四乡。我们去了都说我们把良心丧。我们不去恐怕屁股遭了殃。捏着头皮下乡往, 苦逼恶劝要把地皮都刮光。有朝一日刮到了底, 咱们也会会地藏王, 地藏王。

(白) 哎呀! 奉老爷之命, 我还得催税去。我上哪儿去呀? 这怎么好哇! 有了, 把伙计叫出来, 跟他要主意。

我说伙计, 伙计。

(崔德富上。)

崔德富 (白) 你叫谁哪?

王四香 (白) 还有谁呀?

崔德富 (白) 叫我?

王四香 (白) 你可真明白!

崔德富 (白) 什么事呀?

王四香 (白) 我说: 你怎么改了“记吃不记打”啦!

崔德富 (白) 什么事我“记吃不记打”呀!

王四香 (白) 刚才没打你呀!

崔德富 (白) 二十板子。

王四香 (白) 还是的。催税去!

崔德富 (白) 还得催税去?

王四香 (白) 啊。想个主意, 到哪儿去? 找那好说话的。

崔德富 (白) 找好说话的?

王四香 (白) 啊。

崔德富 (白) 找好说话的, 我倒想起来啦! 高家好说话, 咱们还找他。

王四香 (白) 对。要三贯给三贯, 要五贯给五贯。

崔德富 (白) 找他去。

王四香 (白) 找他去。走着。

崔德富 (白) 走着。

到啦, 叫门。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开门。

张慧珠 (内白) 婆婆呀!

(内西皮摇板) 哭婆婆哭得我泪珠如线,
你老人又抛我去到黄泉。
抛下了孤苦身如何排遣!

(哭头) 婆婆啊……

王四香 (白) 开门来!

(张慧珠上。)

张慧珠 (西皮摇板) 又听得有人来叩打门环。

王四香 (白) 好, 怎么又穿上这个啦!

张慧珠 (白) 我婆婆她……她也死了！
 王四香 (白) 又少一贯钱。
 崔德富 (白) 我说大娘子，你那个小少爷被人掳了去啦，直到现在没有音信，八成是没有命了罢！

张慧珠 (白) 娇儿呀！
 (哭) 我也顾不得他了。
 王四香 (白) 唉，您就往开里想得啦。
 张慧珠 (白) 你们两个又做什么来了？
 王四香 (白) 你听我告……
 崔德富 (白) 伙计你倒是说呀。
 王四香 (白) 你说得啦。
 崔德富 (白) 唉，你说得了吗？
 王四香 (白) 你说得啦！
 崔德富 (白) 你说就得了吗。
 王四香 (白) 你呀不知道，这回我都有点说不出口来啦！
 崔德富 (白) 你说不出口来，我说。
 来到这儿没有别的，还是要钱！

张慧珠 (白) 你……你……你们还来要钱吗？
 崔德富 (白) 唉，要钱！
 王四香 (白) 我说大娘子，你别想不开啦，如今就剩你一个人啦！你交一贯钱就行啦。这前后你可省着四贯哪！

张慧珠 (白) 一贯钱？
 王四香 (白) 对啦，一贯钱。
 崔德富 (白) 暖，一贯钱。
 王四香 (白) 得，拿钱去。
 (班头上。)

班头 (白) 找找他们去。
 暖，伙计在这儿哪。走，快领赏去罢。

王四香 (白) 为什么领赏哪？
 班头 (白) 太爷升了官啦！
 王四香 (白) 为什么升官哪？
 班头 (白) 征收人丁赋税有功，他可升了官啦。
 王四香 (白) 他升了官啦，我们可挨了骂啦！
 崔德富 (白) 我们挨骂啦！走！
 王四香 (白) 走走，领赏去。
 你告诉她：教她预备钱。

崔德富 (白) 好。
 暖，我们去去就来。你可想着预备钱！
 (班头、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张慧珠 (白) 升官了，升官了！
 一家五人，如今只剩我孤身一人了！
 (张慧珠笑，东西看，摸身上。)

张慧珠 (白) 哎呀！那公差就要回来，我哪里有钱交付？
 (张慧珠想，点头。)

张慧珠 (白) 你若是与我要钱，我就与你们拼命，我就与你们拼命！
 (张慧珠拿刀，凝视，似有所见。)

张慧珠 (白) 你回来了！你快快的进来罢。家中有人要钱，你怎么？
 (西皮流水板) 他人好似儿夫面，
 怎不回头交一言？
 看看将近又离远，
 忽然落后忽在前；
 儿夫快把家门转，
 家中有人要税钱；

两眼迷离看不见，
我寻你直到那王屋山边。

(张慧珠下。)

【第九场】

鲍世德 (内二黄导板) 叹衰年逢乱世我生不幸，
(鲍世德上。)

鲍世德 (回龙) 上深山好一似鸟被弓惊！
(二黄原板) 想当年旧同伴杳无踪影，
可怜我也到了末路飘零！
免不得向丛林奋身前进——

张慧珠 (内白) 公婆，我夫，娇儿呀！
鲍世德 (二黄散板) 又听得山谷中啼哭之声！
(白) 那旁有妇人啼哭之声，待我寻找寻找哇。
哦，原来是高家娘子！待我听她讲些什么。

张慧珠 (内二黄散板) 痛儿夫随老父无端丧命，
痛娇儿此一去永诀此生。
痛婆婆临到死目还未瞑！
(哭头) 婆婆呀！

鲍世德 (白) 高娘子，山中惯出猛虎伤人，快快走了出来罢！
(张慧珠上。)

张慧珠 (二黄散板) 我如今不畏虎转更欢迎。
倘能够死同穴真蒙虎荫……

鲍世德 (白) 随我回去罢。

张慧珠 (白) 我怕呀！

鲍世德 (白) 怕什么？

张慧珠 (二黄散板) 咱家中又来了讨税之人。
我情愿在荒山孤身坐等，
等我夫来此地一显阴灵。

(王四香、崔德富同上。)

王四香 (白) 暖，你在这儿哪！

张慧珠 (白) 你们做什么来了？

王四香 (白) 我们还是来要钱！

张慧珠 (二黄散板) 你、你、你害得我一家人死亡殆尽，
你、你、你害得我苦命女无处存身！
恨不得手利刃一伸幽愤——

(张慧珠从身畔取出短刀。)

王四香、
崔德富 (同白) 我们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呀。

鲍世德 (白) 满口胡言！

张慧珠 (二黄散板) 听他言我方觉如梦初醒！

王四香 (白) 大娘子，你别怪我们哥儿们，也不怪我们县太爷；你要怪那杨嗣昌才对呀！

张慧珠 (二黄快三眼) 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
却因何县太爷暴敛横征？
恨只恨杨嗣昌生心害政，
众苍生尽做了这乱世之民。
眼见得十室中九如悬磬，
眼见得一县中半死于兵，
眼见得好村庄变成灰烬；
(二黄散板) 眼中人俱都是虎口余生。
我不如拼一死向天祈请——
(白) 苍天哪！

(二黄散板) 愿世间从今后永久和平。

(张慧珠自刎死。〔虎啸声〕。樵夫上，拉鲍世德同下。虎形上，虎形嗅王四香、崔德富，虎形下。)

王四香 (白) 哎呀，我的妈哟！我说伙计，这老虎怎么都不吃咱们俩啦？

崔德富 (白) 真的，老虎没吃呀，我明白。我们俩人没有人味儿还吃什么呀。

王四香 (白) 不对。

崔德富 (白) 怎么？

王四香 (白) 还是咱们老爷公文厉害！连老虎瞧见它都搭拉尾巴啦。

(王四香、崔德富同下。)

(完)